

汉水悠悠泊龙韵

■ 聂厅

车子停在郧阳湖十七孔桥附近，我拾回一些记忆。上次到访此地，是参加市文联举办的改稿会活动，终点正是这片湖畔。当日夜宿龙韵大酒店，我入住第五层通透敞亮的客房，开窗远眺，汉江如一条青灰绸带，静静铺展在远山坳谷之间。我便心生感慨，这地方是有些灵气的。

十七孔桥横卧郧阳湖上，宛如一柄弯折的玉弓，世人常以“长虹卧波”来形容此桥风姿。这座仿古桥梁，设计灵感源自北京颐和园十七孔桥。但其在此落地生根，便有了本土气息。十七个拱洞次第排布，水光穿洞而过，像在水面上撒了把银子。它与汉江下游钢架斜拉式的郧阳汉江大桥两两相望，相映成趣。

那日采风归来，恰逢黄昏时分。夕晖斜洒湖面，石桥宛若温婉佳人。同行的刘老师想要取景拍照，我们好不容易寻得一处开阔处，江岸芳草萋萋、野花丛生，反倒比园圃里的整齐花木更有生机。清风拂面，裹挟着湖水微凉，一日奔波的疲惫尽数消散。江面涟漪层层漾开，恰似有人轻抖一匹极大的绿绸子。忽而几只白鹭翩跹而至，让整片湖面瞬间灵动起来……

驱车前行数分钟，便进了村子。龙韵村是我省首个由易地扶贫搬迁形成的行政村，村中没有老树古井、青石古街、宗祠族谱等旧迹，百余姓氏聚居于此，乡音之

间亦存细微差异。但漫步村内，处处充满鲜活气息。几条街巷错落延展，白墙灰瓦的民居掩映于树荫之下，道路两侧花草葳蕤，俨然一座精致清幽的花园小镇，让人由衷羡慕这里的闲适生活。

村党群服务中心广场两侧，散落着便民小摊，村民售卖的皆是自家菜园的时令果蔬。黄瓜带着刺，青翠欲滴，在衣襟上轻拭后，入口脆爽清甜。卖菜的大嫂笑着说，果蔬皆是清晨现摘，从田间地头到摊位不过半小时，新鲜地道、原汁原味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下，也是这样的夏天、这样的黄瓜，也是随手擦一擦便吃。这份自然纯粹的滋味，是现代培育技术无法复刻的乡土本味。

“C区和D区的民居相对集中，村里特意开辟空地打造便民小市场。”驻村干部小杨告诉我们，所谓市集，不过是大树荫下的便民点位。村民静坐树影之下，面前摆着竹篮菜筐，红的番茄、紫的茄子、绿的空心菜，水灵灵地挤在一起，像一幅色彩极好的水彩画。一位老太太售卖鲜花生，果壳上还带着湿泥，她硬塞给我一捧。我接过老人递来的花生，边走边剥，果仁鲜嫩软糯，有点土腥气，又有种清甜的回甘。回望市集，已有村民卖完收摊。这般随性自在的散集模式，质朴便民、贴合民心。

这里街巷都是精心设计的。记忆街、

工坊街、风情街，各具特色。记忆街以留住乡愁为内核，墙面嵌着石磨、犁铧、蓑衣等旧时农具，镌刻着农耕岁月。这些从老村落迁移而来的旧物，成为新村落的文化根脉，指引世人铭记来路、不忘初心。工坊街汇聚本土非遗技艺，如辽瓦陶器、郧阳布艺等，游客可观赏匠人制作全程，亦可亲身上手体验。途经陶坊时，一位老匠人端坐在轮盘之前，双手沾满泥浆，一拧一提间，一只粗陶罐的雏形便在掌心里旋了出来。

全村最热闹的景致，当属“武当不夜城”。驻村干部小杨介绍，这片区域原为拆迁闲置地，后经改造搭建戏台、架设灯柱、引来流水，成为一处极具国潮风韵的夜游打卡地。我虽未入夜观赏，却可预想其繁盛光景。

入夜后的龙韵村，自是另一番鲜活风貌——灯火璀璨、人声鼎沸，湖上的风把歌声吹得忽远忽近。村民或许也会到戏台前占个位子，看一场皮影或听一段郧阳花鼓戏。这村子里的日子，原是这样过起来的：白天种地、做工、守着一江碧水；夜里唱歌、喝酒，把一天的心事都化在笑语里。白天的龙韵最是素净的，像一幅水墨；夜晚的龙韵却是浓烈的，像一轴重彩的工笔。一静一动、一素一艳，勾勒出烟火丰盈的寻常岁月。

晚饭后，我独自漫步村中。次第亮起的路灯映照街巷，将行人身影拉得悠长。家长携孩童在荷塘边取景拍照，年轻人静坐吊床闲适休憩，老者在健身器材上舒展身姿，也有人和我一样只是溜达……蛙声渐渐浓了，从湖畔田埂间漫溢而出，笼罩整座村落，静谧悠远、治愈人心。这般温润鲜活的新村景致，怎能不让人眷恋沉醉？

一个移民的新村，能孕育出这样厚实的日子，无他缘由，只因这里的人心怀热忱、深耕经营。他们把老家的犁铧嵌进新村的墙，把荒坡变成街市，把一江水守成清清爽亮的承诺。这便是最朴素的道理了：日子是经年累月过出来的，村子是一砖一瓦垒起来的，就像那十七孔桥，每一个桥墩都是实的，稳稳地托着来来往往的人。

夜宿龙韵大酒店，我特意将窗户推开一条缝。蛙鸣更真切了，一阵高，一阵低，像大地的心跳。枕着这声音，梦也变得格外轻盈。

天亮时，我又去江边站了一会儿。晨雾还没散，十七孔桥在水汽里朦朦胧胧的，像一个还未醒来的梦。捧起江水洗脸，清凉滑过指缝，抖落几缕晨光。几百米外，江水日夜不息地流着，向着远方浩荡奔赴、生生不息。

云顶尘踪

——登武当山有感

■ 万义早

——

别带画板，这里的云太厚，颜料调不开也别揣那些玄奥难解的天问
你看，殿中道祖塑像，眉目落满尘埃
只管顺着苔阶缓步向上
倦了便歇，望路旁揽葛根粉的乡人
勾影翻飞，掠过山间阵阵松涛

二

耳畔呼啸并非世外天籁
是索道钢索迎风发出沉闷嘶鸣
将我们如两粒碎石，抛掷至云海之巅
金顶方寸高台，游人摩肩接踵
真武塑像静立一隅，默默凝望芸芸凡身
千六百米山巅，人人争寻立足方寸

三

世人口中的仙境，本是虚妄说辞
指尖抚过朱红古墙，沾不到半点仙气
只留六百年香火沉淀的残灰
还有孩童嬉闹蹭下的甜腻奶渍
可依旧旧盼与你同游此间
想让你亲眼看清
这座连神明都无处清宁的山
我们尚能寻得一隅狭小天地
如蚂蚁双双，在苍茫观世间
笨拙相守，静静相依

四

下山时分，若你愿意
便共坐古树下，默然无语
静听经幡被长风撕扯的声响
无悠扬祥和，只剩辘辘低鸣
恰如烟火人间——
朴素，且真切
漫山云痕，尽是凡间尘踪

因石扬名云盖寺

■ 喻敏

仲夏时节，万物竞秀。我与朋友相约前往郧阳区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，赴一场清凉之约，邂逅奇石之美。

相传唐贞观年间，尉迟恭曾于此山督建寺院。古寺坐落山巅，常年云雾缭绕，故而得名云盖寺。云盖寺曾有三进三出院落，香客络绎不绝。如今古寺虽已湮灭，但当地村民于原址复建了一座小庙。

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享誉海内外，因为这里孕育着世界上最好的绿松石矿。“形似松球，色近松绿”的绿松石，数千年前便已被先民发掘。春秋越王勾践剑，剑身便镶嵌有绿松石；千古成语“完璧归赵”中的传世宝玉和氏璧，相传亦为绿松石所制。

我在十堰工作生活三十余载，始终偏爱绿松石独有的蓝绿色调。它蓝得柔情满怀，绿得活泼灵动，蓝绿交融，分寸恰好，尽显自然之美。

我们在十堰城区驱车西行，历经一个多小时车程，抵达郧阳区鲍峡镇。镇内绿松石商铺林立、品类纷呈。驶离集镇，车辆沿盘山公路蜿蜒上行，心心念念的矿山公园离我们越来越近。

云盖寺山主峰海拔862米，层峦叠嶂、沟壑纵横，溪流跌宕潺潺，山间云雾萦绕。复杂的地貌、多变的气候与繁茂的植被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绿松石成矿环境。

我们抵达云盖寺绿松石矿山博物馆，仿佛瞬间闯入一片清凉秘境，令人神清气爽、心旷神怡。博物馆馆藏丰富，展品中最亮眼的，当属云盖寺专属的极品“云盖蓝”绿松石。

近年来，十堰的绿松石凭借上乘品质深受市场青睐，产业规模持续壮大、发展势头强劲。郧阳区、竹山县、郧西县等地均建成标准化绿松石产业基地，当地村民依托网络直播新模式，线上推介售卖绿松石精加工饰品，拓宽增收渠道。

在工作人员引导下，我们来到国营绿松石矿旧址。大门与花坛的混凝土表层，错落镶嵌着无数细碎绿松石原石，别具特色。据工作人员介绍，当下顶级绿松石单价已突破千元每克，这座大门与花坛，堪称全球为数不多的矿业景观。

伫立矿洞入口，工作人员细致讲解：“矿洞分支交错，遍布整个山体，共计十余层，总延展长度超五十公里，宛如巨型地下迷宫。矿洞内温度常年维持在12℃左右，凉爽宜人。”

云盖寺山盛产的天蓝、湖蓝、碧绿等多种色系高品质绿松石，素有“东方圣玉”美誉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矿区开采鼎盛期，年产量最高可达30吨，占据全国总产量大半份额，产品远销欧美多国，直接牵动全国绿松石市场销售与外贸出口格局，地位举足轻重。

2020年7月，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正式动工建设，为这片底蕴深厚的热土注入全新活力。园区改造依托原有工业遗迹，将老旧生产车间打造为宝石工艺品加工展示区，废弃职工宿舍楼被改建为研学楼，利用天然古巷道打造沉浸式地下寻宝迷宫，以此留存珍贵的工业记忆。

如今，底蕴深厚的云盖寺山静静矗立，矿山博物馆、文创中心、研学基地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，地质科普、矿山研学、生态观光等特色体验持续出圈，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到访，让千年矿山重焕新机。

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风光旖旎，令人沉醉其中、流连忘返。我们纵情山水之间，品读松石文脉，不知不觉间，已然忘却归程。

一片茶叶见乡愁

■ 陈昌荣

初夏的风掠过竹山县城，我们沿着斑斓的“三色公路”向南。不过十分钟，城关镇刘家山村便浮现眼前。白墙黛瓦的农舍层叠依山，十余栋民宿点缀其间，宛如从茶山肌理中自然生长而出。

该村老党支部书记范传武指着这片土地说：“这里原是库区移民村，老一辈还叫它‘茶场’。”这称呼，藏着的不只是地名，更是一部人与水、与山争夺生存之地的壮阔历史。

站在茶山高处眺望，眼底是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。远处木鱼山苍青如黛，近处霍河水库碧波荡漾，当地人唤它“女娟天地”。一库好水润泽两千亩茶园，层层茶垄从山脚盘绕而上，直抵天际薄云。初夏的颜料在这里肆意泼洒：桃红、杏粉、茶绿、天蓝，还有农家屋顶升起的乳白炊烟。很难想象，四十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火热“战场”。

老范是亲历者。“1977年春，全县四千干部、四万民工，在这山沟里肩挑背扛，一干就是四年……”他的声音缓慢，似从岁月深处传来，物资匮乏、机械稀缺的年代，无数肩膀与手，用最原始的工具，将信念与力气一锹一镐、一篮一筐夯进坝体。亚洲著名的霍河人工土坝，就这样在汗水与号子声中巍然屹立。

水库蓄起生命之水，也淹没了良田家

园。为谋生计，移民们在库区周边的贫瘠山坡上种下茶树。茶，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指望。

时光流转，如许多乡村的命运一般，年轻人如候鸟飞向城市，留下空寂屋舍与渐次荒芜的茶山。直到2022年，和美乡村建设的春风吹进村里，沉睡的资源才被唤醒。荒废老屋变成时尚民宿，山坡上建起茶文化博物馆、城市书房、茶山驿站等。文化的清泉，开始润泽这片土地。老人们谈起变化，眼里闪着光：“以前做梦也想不到，一批批外地游客会一个劲儿往这里跑！”

从大坝走到山顶，来到茶艺中心，如同翻开一部茶叶史诗。里面展示的茶，各有其名：竹山晒茶·圣水一号、武当道茶、十星红茶、刘家山茶……有了名字，它们便不再是山野间无名的草木，而成了有灵性的生命。展柜里，从粗糙的早期制茶工具到精美的茶品包装，无声诉说着一条从生存到生活的升华之路。

茶艺中心外，一处别致的书房引人驻足。推开虚掩的柴扉，夯土墙面留着岁月的纹理，室内却满溢书卷气。几位游客临窗而坐，或阅读，或品茶。书香、荷香、茶香交融，瞬间抚平浮躁。

初夏的阳光将茶垄晒成透亮的绿色五线谱。采茶人的手在其间起舞，是最灵动的音符。我学着采茶大嫂的模样，轻轻

一掐，一芽两叶落于掌心，指尖染上清新鲜活的草木香。一位大嫂笑着说：“不一样喽，以前采茶是生计，手里重，心里沉。现在采的是‘金叶子’，是‘富硒茶’，自产自卖，心里是甜的。”她指向远处的民宿，那“甜”字便有了具体的光泽。

这份“甜”，在润兰茶庄得到生动印证。老师傅赤膊炒茶，锅温灼人，鲜叶入锅，“啦啦”一声，水汽裹挟着澎湃的香气蒸腾而起。他的双手在锅中抓、抖、揉，仿佛在与茶叶进行一场默契的对话。他告诉我，晒茶的灵魂在“杀青”“做形”火候，多一分则焦，少一分则涩。他炒的不仅是茶叶，更是时光与经验凝练的艺术。游客们围在锅边，看得入神，那弥漫的茶香，是最好的招牌。

傍晚，我们来到老茶场房前。主人孟吉武用甘冽的山泉沏上新采的晒茶。茶叶在玻璃杯中缓缓舒展，载沉载浮，一如这片土地四十年的命运。入口微苦，旋即化为难以言喻的醇和甘润。那滋味里，有红土的厚朴，有阳光的慷慨，有霍河水的清冽，更有一种历经艰辛后的从容与回甘。孟吉武说，自己是茶场土生土长的见证者，亲历了霍河水库与茶场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“进来喝茶呀！”在村里，乡亲们见面常说这句话。茶农白天敞着大门，见游客便招呼进屋。家家户户种茶树，清明、谷

难忘县河水

■ 辛硕

初遇县河，是十几年前搭乘大巴车从十堰去往竹溪的途中。一路车行颠簸，行经竹山宝丰镇、擂鼓镇时，一条河流陡然闯入视野。桥北水域水位偏浅，大片河床裸露在外；桥南水深渐涨，水体色泽也愈发浓润。可惜河道在桥梁南北两侧延展距离很短，数十米处便一同折出大弯，隐而不见。惊鸿一瞥间，难以窥见全貌。可这条河深深烙印在了我的心底。这究竟是哪条河？我迫切想要知晓它所有的故事。

好在，车过县河集镇后，她又露出曼妙身姿。给我的第一印象，就是干净纯粹！通体青黛色，表面闪着明亮的光。像一条翡翠玉带，缠绕在一座座山腰上；又如一条青色的长龙，蜿蜒在崇山峻岭间。此时，我才明白，这是拦河筑坝形成的水库。最初看到的，正是库尾。

水库好啊！说起来，我比较喜欢看水。每到一地方，就开始寻觅那里的江河湖库。至于缘由，我想大概是性子喜

静，以及我的两大爱好——钓鱼、游泳，都与水有关。

这水库不小，肯定有鱼，就是不知道让不让钓。于是，返程时，我迫不及待向同事娟子打听。娟子告诉我，这条河叫县河，水库叫冯家湾水库；至于能不能钓鱼，不清楚。望着不远处那条闪亮的玉带，我心底痒痒，恨不得当即过去一探究竟。

一个傍晚，我走了半小时来到河边。偏着脑袋瞪大眼睛仔仔细瞅，能瞧见河里鱼虾正在水底惬意地游。虽然没见到钓鱼的人，却发现不少垂钓者留下的痕迹，饵料袋、线圈、鱼线等。于是，周末我带上鱼竿再次来到这里，怀着激动的心情，抛下充满希望的第一竿。鱼很快接连上钩，白净的鲫鱼、金黄的鲤鱼、银色的翘嘴鲌。溜鱼、摘鱼、装鱼，我忙得不亦乐乎。这片河水也成了我工作之余的一方自在天地。

夏日的晚上，我经常沿着马路从工作地出发，到最初路过的县河大桥那里散步。乡村的夜很静，各种各样的鸟鸣和虫叫此起彼伏。走着走着，淙淙的流水声隐隐传来，渐渐变得清晰可闻。站在县河大桥上，桥北的水哗哗地淌，月光铺洒在河面上，碎成万千星火；桥南的水则幽深静谧，一轮金色圆月镶嵌在明亮的墨带上，让人挪不开目光。

不久后，我到竹溪县县河镇安家沟村驻队。县河刚好也流经这里，从村子东头的柏家三队和余家湾穿过，属于冯家湾水库中游。

在这里，我认识了老辉等朋友，经常到他们家里做客。跑山鸡、土鸡蛋、农家菜，还有水库的河鲜，配上鲜榨的菜籽油、引来的山泉水，一番烹饪，桌上便有了色泽正、香气浓、味道美的五六个菜，佐以自家酿的白酒和米酒，听着

山里的段子，日子快活似神仙。

余家湾的老村长，带头用网箱养鱼。我写了篇新闻发表。他得知后，非得请我去做客。一桌菜多半是鱼，大的、小的，有鳞的、无鳞的，新鲜的、腌制的，蒸的、烧的，算得上全鱼宴，看着食指大动，吃得大呼过瘾。

后来，我的工作地点换到县河镇小田村。刚听到消息，我以为不能常常见到县河水了。去后发现，这里刚好位于冯家湾水库大坝下游，大体也是北流水、南静水的景致。于是，我又拥有了新的水上乐园。

那几年，县河水一直萦绕在我身边。比起现在整日陷入红尘喧嚣、不分昼夜地忙碌，东湖近在咫尺却鲜有去逛，身心俱是疲惫和烦躁，真是天壤之别。

转眼间，离开县河水已几十年了。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去，看看魂牵梦萦的县河水。



县河风光。通讯员言丰 摄

